

后浪出版公司

乐业。

大师的工作哲学

[日] 川村元气 著

山田洋次

糸井重里

泽木耕太郎

筱山纪信

杉本博司

谷川俊太郎

仓本 聪

铃木敏夫

秋元 康


横尾忠则

宫崎 骏

坂本龙一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 后浪出版公司

乐业。

[日] 川村元气 著

程亮 译

山田洋次

泽木耕太郎

杉本博司

仓本聪

秋元康

宫崎骏

糸井重里

筱山纪信

谷川俊太郎

铃木敏夫

横尾忠则

坂本龙一

 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乐业 / (日)川村元气著;程亮译. -- 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2018.5

ISBN 978-7-220-10749-8

I. ①乐… II. ①川… ②程… III. ①文艺工作者—访问记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 K833.135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62818 号

SHIGOTO by Genki Kawamura

Copyright © Genki Kawamura inc. 2014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UEI-SHA Inc., Tokyo.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nki Kawamura Inc. c/o

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Tokyo

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 (北京)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。

四川省版权局
引进版权登记备案号
图字:21-2018-99

LEYE

乐业

著者
译者
筹划出版
出版统筹
特约编辑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装帧制造
营销推广

[日]川村元气

程亮

银杏树下

吴兴元

王頔

唐婧 熊韵

墨白空间·韩凝

墨白空间

ONEBOOK

出版发行
网 址
E - mail
印 刷
成品尺寸
印 张
字 数
版 次
印 次
书 号
定 价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槐树街 2 号)

<http://www.scpph.com>

scrmcbs@sina.com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143mm × 210mm

6.25

127 千

2018 年 7 月第 1 版

2018 年 7 月第 1 次

978-7-220-10749-8

49.80 元

后浪出版咨询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@hinabook.com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64010019

前 言

“教练，我想打篮球。”

《灌篮高手》第七十一话。

误入歧途的三井寿向安西教练表露了心声。

这一幕令人感动。

我突然想到，现在自己能由衷地说出“我想工作”这句话吗？

我现在之所以工作，只是为了赚钱或争取社会地位，不是吗？

经过一番思考，我发现工作可以分为两种。

一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工作。

另一种是以乐享人生为目的的工作。

是的，工作的目的并非只有赚钱。

正因如此，早已富可敌国的史蒂夫·乔布斯从不曾停止工作。

对他而言，工作必定是乐享人生的一大手段。

以乐享人生为目的的工作。

为之花费再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不觉辛苦，只盼望自己能够游刃有余，乐在其中，工作量更是多多益善。

这样的工作，一定能为很多人带来幸福。

甚至足以改变世界。

就像三井寿向教练坦陈“我想打篮球”的心声后，经过刻苦训练，带领队伍走向胜利一样。

成年以后的绝大部分时间，亦即活着的绝大部分时间，我们都在工作。

既然如此，比起为赚钱而工作，我更愿意为乐享人生而工作。

我渴望发自内心地高呼：“我想工作！”

对于这样的“工作”，我更想称之为“乐业”。

以乐享人生为目的的工作，就是“乐业”。

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

我们会感到不安和不满，不知道当前的工作方式是是对是错。

工作中尽是自己做不好、搞不懂的事。

总是陷入窘况，承受着人际关系的压力。

知道自己必须有所改变，却很难做出改变。

甚至连鼓起勇气也做不到。

我们真能从事以乐享人生为目的的“乐业”吗？

怎样才能抓住机会呢？

这个念头一起，我便开始启程寻找属于我的“安西教练”。

他们是工作在这个世界的第一线、通过“乐业”为世界带来乐趣的大师。

我问他们：

“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您在憧憬什么，思考什么，又是如何工作的呢？”

“如今回首过往，您经历了哪些痛苦和喜悦？”

“最终有何发现？”

果然，他们的话语之中满是关于如何乐享人生的“工作的教诲”，以及如何使世界变得更加有趣的“工作的启迪”。

我想通过本书，尽可能地将他们的原话呈现给读者诸君。

希望所有工作中的人读完本书，都能生出“我想从事乐业”的念头。

目 录

山田洋次	1
泽木耕太郎	17
杉本博司	33
仓本聪	49
秋元康	65
宫崎骏	81
糸井重里	97
筱山纪信	113
谷川俊太郎	129
铃木敏夫	145
横尾忠则	161
坂本龙一	177
后记	193



山田洋次

欣然沉醉的感性比吹毛求疵的理性更重要。

山田洋次

Yoji Yamada

- 1931年 生于东京。
- 1950年 进入东京大学法学部就读。
- 1954年 进入松竹电影公司任助理导演。
- 1961年 首次执导电影《二楼的陌生人》。
- 1964年 由鼻肇主演的系列电影第一部《完全笨蛋》公映。
- 1968年 担任富士电视台连续剧《寅次郎的故事》(渥美清主演)的草案和编剧。
- 1969年 电影《寅次郎的故事》公映,开启该系列。
- 1974年 与桥本忍共同编剧、由野村芳太郎导演的电影《砂之器》公映。该片获“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”等多个电影奖项。
- 1977年 由高仓健主演的电影《幸福的黄手帕》公映。该片获第一届“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作品奖”等多个电影奖项。
- 1991年 由三国连太郎主演的电影《儿子》公映。该片获第十五届“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作品奖”等多个电影奖项。
- 1993年 由西田敏行等人出演的电影《学校》公映,开启该系列。
- 1995年 《寅次郎的故事》系列电影第四十八部作品公映,该系列完结。
- 2002年 改编自藤泽周平原著的时代片《黄昏清兵卫》获美国“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”提名。
- 2012年 获颁文化勋章。
- 2013年 导演生涯五十周年纪念作品、根据小津安二郎导演的电影《东京物语》翻拍的《东京家族》公映。
- 2014年 由松隆子主演的电影《小小的家》公映。该片女配角黑木华获柏林国际电影节“最佳女演员奖”(银熊奖)。

※ 上述内容仅为部分工作。

预习

1 | 您是怎么抓住第一个机会的？

2 | 您从黑泽明和小津安二郎导演身上学到了什么？

3 | 通过“模仿”来“学习”，这句话中蕴含的奥义是什么？

4 | 您以怎样的立场看待别人的工作？

5 | 《寅次郎的故事》的企划是如何通过的？

6 | 和同事争吵不要紧吗？

7 | 您觉得什么样的企划最终会大获成功？

所谓学习，就是丝毫不差地照搬模仿

川村 晚辈以前曾因私事，蒙您折节下交，当时您给我讲了自己年轻时的故事，很有意思，能不能请您再讲一遍？

山田 我记不清是什么事了……

川村 比如您去黑泽明导演家里玩，见到他在看小津安二郎导演的《东京物语》，您很惊讶……

山田 那时我都五十多岁了。我看见黑泽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，里面正在播放小津先生的电影。望着他的背影，我心想，这辈子都得记住眼前这一幕。因为我三十多岁时，很看不起小津先生的作品。他的电影太古怪了，机位固定不动，没有划变，也没有淡入淡出，演员既不大叫也不大笑，光说些不咸不淡的台词，类似“今天天气真不错”这种。

川村 您以前常去黑泽导演家吗？

山田 我们的家都在成城^①，离得很近，所以我常去他家玩，过年时还参加他的团队聚会。

川村 黑泽导演在聚会上都说些什么？

山田 主要就是忆往昔，都是些听过无数遍的老生常谈。（笑）

川村 您看完黑泽导演的作品，会把感想直接告诉他吗？

山田 我怎么说都是他爱听的话。（笑）我在剧本创作方面的老

^① 东京都世田谷区地名。

师，正是受到黑泽认可的桥本忍先生，而桥本先生是公认的电影剧本奠基者伊丹万作先生唯一的弟子。桥本先生年轻时曾说：“伊丹先生是日本第一编剧，所以我决定对他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。”从师学艺，或许就该像他那样，在一段时期内丝毫不差地照搬模仿。

川村 如此看来，尽管重视原创性的风潮正盛，但完全通过“仿学”（模仿+学习）似乎也是可行的。

山田 我认为这是一种学习态度。任何一个匠人的工作，最初都是从模仿师父开始的。小津先生的《东京物语》里，随处可见“非此不可”的合理安排，而我拍摄的《东京家族》，就是对这部作品的直接模仿，连美术也不例外。其中有个场景，是母亲住院了，长子在医院走廊里冲着父亲和妹妹大喊“情况很不妙！”。这部分的镜头调度，和《东京物语》一模一样，但我没觉出丝毫不妥。

如今有必要学习小津和黑泽的高级感性

川村 不过在我看来，《东京家族》尽管是在“模仿”《东京物语》，但影片到了后半段，不管从哪里开始怎么看，都完全是您的风格。例如，妻夫木聪和苍井优的角色被刻画得很温暖，十分出彩，令我感受到了导演在个性上的鲜明差异。比起小津导演的

作品，您的电影似乎多了救赎的意味，给人的印象是，您肯定对人类抱有希望，而小津导演则非常冷漠。

山田 我并非刻意要拍成自己的风格，只是每次都难以避免，或者说是势在必行吧。还有，你说小津先生冷漠，主要是因为他从小接受的是精英教育，虽非一流大学出身，却是东京平民区大批发商家的阔少爷，结交的都是地位显赫之人，着装品位也高级。听他们说哪家店的炸猪排好吃，我就会气愤地想：在这个粮食匮乏的艰难时期，怎能说出这种话呢？因为我是个穷小子嘛。（笑）黑泽也曾满不在乎地吃光一盘贵得吓死人的上等牛排。也就是说，战前的日本文化人属于精英阶级。这些高阶人士的自我优越感的确令人生厌，但是在战后民主主义的熏陶中，他们身上的许多地方都变得平民化了，所以我认为，他们的一些东西还是有必要学习的。

川村 关于黑泽导演有个著名的故事，说他是剥削者。

山田 黑泽是个关注平民的导演，但他本人并不是平民。我曾听一个人讲，他和黑泽同坐出租车，黑泽问他“带没带钱包”，他答“带了”，黑泽就一把夺走他的零钱包，把钱统统倒了出来，只说声“这些应该够了”，就都给了司机。（笑）

川村 某种意义上，很符合他的形象。（笑）

山田 他不愿意数出准确的车费，觉得那样做没面子。

川村 这种作风在他的电影里也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以观众能够“对话”而非“鉴赏”的作品为目标

川村 您以八十余岁高龄向小津这位大前辈“仿学”，真是叫人既敬且畏啊。（笑）

山田 可惜小津先生在远比我年轻时就过世了。

川村 顺便问一下，您和小津导演共事过吗？

山田 没有。我年轻时根本不觉得小津先生的作品有多好，即使他叫我去当助理导演，我可能也会拒绝。

川村 了不起啊，导演。（笑）

山田 不过到了这把年纪，我就觉得，无论电影还是音乐，都可以全情投入地去欣赏，而非一味保持冷静客观。不是说孰优孰劣，只是在特定的年代，观众就曾选择前者。我想起小时候跟家里的女佣去看电影《路旁之石》（田坂具隆导演作品），她哭得泪流满面。对于年轻的她来说，那显然不是鉴赏，而是在与电影对话。

川村 在小津导演的电影里，情感总是像不断滴落的雨水，在观众心底渐积渐厚，最终在片尾达到满溢。

山田 是的。小津作品有着奇妙的韵律和氛围，会慢慢渗入观众内心。就像初次观看渥美清先生演戏时的感觉一样，观众在看“寅次郎”的时候，尽管看的是渥美先生的表演，但其实也是在同他本人的人格进行直接接触。如此一来，对话便产生了。所以，小津先生的拍摄手法正是我今后的目标，这与我此前的态度有些

不同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要拍得更加精细入微。不论是电影、文学还是其他任何艺术形式，凡是杂乱无章的作品，都不免在角色的刻画上存在许多破绽。

欣然沉醉的感性比吹毛求疵的理性更重要

川村 从精细的意义上讲，《东京家族》的镜次就有所增多吧？

山田 虽然没有增多，但我从小津先生那里学到一手，就是拍摄老夫妇出门后空无一人的房间。在威廉·惠勒导演的《罗马假日》的最后一幕，格里高利·派克望着奥黛丽·赫本离去，赫本的身影消失不见后，给了派克特写，然后是派克退场后的镜头，也就是“空舞台”……我拍摄《东京家族》，就参考了这样的节奏。对于小津先生而言，惠勒很可能也算是他的老师吧。

川村 也许惠勒和小津导演确实有共同点呢。

山田 不过，《罗马假日》首映后引起热议的时候，我才二十出头，当时觉得这片子的故事情节毫无社会性可言，不明白这种公主和记者的腻味爱情片到底好在哪儿，心里无法接受，就忍不住在片场当众扬言：“这不就是爱情肥皂剧吗？”结果，前辈导演用“你这个自大的小子”般的目光看着我，说：“尽管公主在会场上只做了官方发言，但观众听见的是深邃而热烈的爱的私语，那正是导演功力的体现。你还是再看一遍好好学学吧。”于是，我又在

满员的剧场里重新看了一遍，才终于明白，沉默之中自有千言万语。那些镜头并非毫无意义，其目的是勾起观众心里的某种思绪。

川村 可是，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即使被前辈教训，通常也不会老老实实地改过吧？比如换成是我，就会觉得太无聊，不会看第二遍。

山田 这么说来，这个倒算是我的长处了。（笑）

川村 在我看来，推翻自己的意见是需要勇气的，但如果不加深思就贸然批判或赞美，可能会忽略某些重要的东西，对吧？

山田 你们这代人的一些共通之处，我猜不透，我们那代人只会一味地批评别人的电影。但我后来觉得，欣然沉醉的感性比吹毛求疵的理性更重要。讥讽这个导演是蠢货，嘲笑那部作品拍得差，这样断言或许显得自己很有水平，叫人沾沾自喜，但这种人反而大多无才。

川村 也就是说，青年山田批评小津前辈的做法很无知。（笑）

山田 编剧山田太一先生也曾说过：“为什么年轻时没能感受到小津作品的魅力呢？现在才知道拍得有多好。”有时候，我们必须承认自己以前不喜欢的东西其实很棒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

不懈苦战，让《寅次郎的故事》企划得以通过

川村 说起来，直到三十岁以后，我才好不容易懂得如何工作了，却又对未来感到了隐约的不安，或者说是一种停滞感。您在我这

个年纪的时候，也有过烦恼期吗？

山田 我们那时候的安排，是每两个礼拜必须拍一部电影，尽管企划和剧本跟不上，也得胡乱拍点儿东西出来。这么一来，电影的信誉也就荡然无存了，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拍了不少特别差的片子。拍“寅次郎”之前，我在定期拍摄由鼻肇主演的喜剧系列，可是观众越来越少。有一天，时任松竹集团董事长的城户四郎先生叫我过去，问我接下来准备拍什么，我心虚地说：“最近我的作品吸引不了观众。”城户先生却说：“招揽观众是营业部的工作，你不用担心这些。”我才松了口气。可以说，他的话拯救了我。顺带一提，“寅次郎”一炮而红之后，城户先生立刻把我叫了过去，从自己的钱包里掏出钱，笑着递给我说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和工作人员去吃顿关东煮什么的吧。”看得出来，他是真的高兴。

川村 现在的电影数量比以前少了，而且不光是电影，整个日本社会的各行各业，都害怕出现一蹶不振的情况，所以格外小心翼翼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身后没有个可信赖的靠山，就无法放胆尝试更大的挑战。顺便问一下，您在三十八岁时执导的《寅次郎的故事》，企划是如何通过的？

山田 三十多岁时，我经常兼职写电视剧剧本。《寅次郎的故事》系列在富士电视台播出，最后一集，我让渥美清先生扮演的寅次郎在奄美大岛被毒蛇咬死了，结果引起观众的强烈抗议，所以我打算让寅次郎在电影里复活，算是对观众有个交代，就向上头提交了企划，没想到竟被毫不留情地驳回，说我“怎么能把电视剧的情节再用到电影里呢”。不仅如此，上司还在退回来的剧本背面写

了一句批语——“蠢笨的丑男爱上美女又失恋的情节平凡至极。”

川村 嗯，他说得没错。（笑）

山田 是的，确实没错。所以我没有感到不快，只是觉得：“没错，是很平凡，但我就是想拍平凡的电影！”

川村 小津导演的作品更平凡。（笑）

山田 就是嘛。（笑）

“有人志在必得”的企划，定然与众不同

川村 企划最终得以通过，肯定少不了许多人的大力推动，那么您在当时，是那种从不放弃的进攻型吗？

山田 为了说服有决定权的城户先生，我曾在董事长办公室的门外久久徘徊。我还去见了持反对意见的部长，同他展开激烈争论，质问“是你这家伙反对吗？”。他支支吾吾企图辩解，但我觉得他的反对很不负责任，因为失败的电影当然是占绝大多数的。

川村 您的做法真是令我勇气倍增啊。顺带一提，我为《告白》和《恶人》这两部电影做企划的时候，也曾对拥有决定权的人做出类似的事，惹怒了高层。（笑）

山田 那样的电影，是该先反对的。（笑）

川村 但是东宝的董事们说：“电影看起来很古怪，但好像又会很有趣，所以你就去拍吧。”